

# 慕容燕与两晋关系略论

韩雪松 林革华

[内容提要] 慕容鲜卑能够由中国东北一个相对弱小的少数民族游牧部落,一度成为四世纪中期北方一个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有着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自西晋太康十年(289)至东晋永和八年(352)慕容儁称帝前,慕容燕政权一直采取“奉晋正朔”的政治策略。借晋室之王命讨伐诸部、兼并异己、广收人望,不断壮大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从而迅速完成其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由部落联盟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关键词] 慕容鲜卑 西晋 东晋

中文分类号: K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241 (2008) 05-0065-03

西晋太康十年(289),慕容廆遣使降晋,慕容燕政权开始臣属于晋,东晋永和八年(352),慕容儁称帝,双方决裂。这中间的六十余年是慕容燕政权与两晋王朝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历史时期。就是在这一时期,慕容燕政权利用“奉晋正朔”的政治策略,尊王攘夷、广收人望、劝课农桑、发展经济,完成了其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由部落联盟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历程。对于慕容燕所建立的政权来说,其历史意义非比寻常。本文拟对这一时期慕容燕政权与两晋的关系加以考察。

## 一、慕容燕政权与西晋的关系

慕容鲜卑历史上属东胡族系,其先民居于大鲜卑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哲盟科右旗西),秦汉以来,不断向南迁徙。魏明帝景初二年(238),慕容鲜卑部族首领莫护跋率其诸部入居辽西,因随司马懿赴辽东征讨公孙渊,有功于魏,拜率义王,建国于棘城之北(今辽宁阜新一带),并始以慕容为氏。莫护跋之子木延因魏正始中追随毋丘俭东征高丽有功得赐鲜卑大都督、左贤王。木延子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涉归时期慕容鲜卑的势力还相对薄弱,频繁受到西部宇文鲜卑与北部段氏鲜卑的侵扰,并因此与宇文部结下仇怨。

西晋太康五年(284),涉归之子慕容廆继任慕容部首领,他上表晋武帝司马炎请求出兵讨伐宇文部以报先君之怨,晋武帝不准其奏。慕容廆盛怒之下自作主张出兵西寇辽西,东伐夫余。这两次出兵虽然都杀掠甚众,甚至夷平夫余城,逼使夫余王自杀,取得一时之利。但晋武帝很快对其进行了武力干涉,并敕东夷校尉何龛派遣督护贾沈出兵击败慕容部,恢复夫余之国,遏制了慕容部势力的扩张。慕容廆因此与其部众商议:“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于是于太康十年(289)五月遣使降晋,接受了西晋“鲜卑都督”的册封。继而慕容廆又将其统治中心由辽东迁至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294),再率部移居大棘城,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鲜卑慕容部也由一个偏居一隅的少数民族游牧部落一跃而成为晋朝名正言顺的地方政权。

西晋永嘉三年(309),辽东太守庞本以私憾杀东夷校尉李臻,附塞鲜卑素连、木津两部乘机叛乱,攻陷诸县,杀掠士庶,造成大批百姓流亡他乡。慕容廆庶长子慕容翰适时提出建议:“求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今连、津跋扈,王师覆败,苍生屠脍,岂甚此乎!竖子

[作者简介] 韩雪松 吉林大学文学院 讲师 历史学博士 吉林 长春 130012  
林革华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编审 吉林 长春 130021

外以庞本为名，内实幸而为寇。封使君以诛本请和，而毒害滋深。辽东倾没，垂已二周，中原兵乱，州师屡败，勤王杖义，今其时也。单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悬之命，数连、津之罪，合义兵以诛之。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此则吾鸿渐之始也，终可以得志于诸侯。”慕容廆采纳了慕容翰的建议，出师征讨二部，掳其部众徙之棘城，立辽东郡而归。慕容廆平定此次叛乱，不仅壮大了自己的声威与实力，也赢得西晋的信任，怀帝司马炽赐封其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晋怀帝蒙尘平时时，王浚曾矫天子之命而封慕容廆为“散骑将军、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慕容廆以非皇命所授，断然拒之。建兴中(313)，愍帝司马邺以其忠心晋室册封其为镇军将军、昌黎二国公。

## 二、慕容燕政权与东晋的关系

西晋建兴五年(317)西晋灭亡，司马氏政权偏安江左，建立东晋。东晋元帝司马睿即位初，即遣使册封慕容廆为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这一时期，慕容廆一度试图脱离晋朝的控制，因此让而不受。征虏将军鲁昌则建议说：“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明公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犹怙众称兵，未遵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处士辽东高诩也及时进言：“霸王之资，非义不济。今晋室虽微，人心犹附之，宜遣使江东，示有所尊，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不患无辞矣。”慕容廆方遣其长史王济浮海赴江南向司马睿劝进，并接受东晋的册封。

东晋太兴二年(319)，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暗中唆使高句丽及宇文鲜卑、段氏鲜卑联合兵马合击慕容廆。慕容廆冷静地分析战局，决定先避其锋芒，然后采取离间之计将其各个击破，按照这一策略，最后尽俘其众，大获全胜。为进一步获取晋朝的信任，同时也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本，太兴三年(320)，慕容廆将缴获的皇帝玉玺三纽，遣长史裴嶷送于建邺。裴嶷到建邺后盛言慕容廆之威略，令东晋君臣对慕容廆固有的“边裔之豪”的看法大为改观，司马睿遣使者封其为“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寻加使持节、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

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这次赐封与建武初年之封相比，慕容廆的地位与权限都极大提高，它意味着东晋朝廷已经赋予了慕容廆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权，随后慕容廆在东北地区东征西讨的统一活动也因此更加“名正言顺”了。

太宁二年(323)，后赵石勒遣使慕容廆请求通和，遭到慕容廆的拒绝，且遣送其使至建邺，在其后因此而引发的与后赵的战争中，慕容廆又掳其众、拔其城，收其资用亿计，徙其人数万户以归，实力和地盘都得到充分的扩充。随着慕容部势力的蒸蒸日上，慕容燕政权在东晋朝廷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太宁三年(324)八月，晋成帝继位，加廆侍中，位特进。咸和五年(330)，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作为地方官员，可以说，其权位已尊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此时羽翼渐丰的慕容廆，野心也与日俱增，“国公”的爵位已无法令其满足。因此，他一面以谦和的姿态“固辞不受”，一面积极寻找说客，打通关节。成帝咸和六年(331)，慕容廆遣使修书与东晋太尉陶侃。在信中，慕容廆表达晋室南迁，而自己身为晋臣，“猥以功薄，受国殊宠，上不能扫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国难，仍纵贼臣，屡逼京辇”的悲愤，表示愿意与陶侃一道“戮力尽心，悉五州之众，据兖豫之郊，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最后希望陶侃能上表成帝，册封自己为“燕王”。可是这封信由于使者遭风没海，没有到达陶侃手中。于是慕容廆更写前笺，并责成其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一起上疏侃府，替自己进行游说：“今羯寇滔天，怙其丑类，树基赵、魏，跨略燕、齐。廆虽率义众，诛讨大逆，然管仲相齐，犹曰宠不足以御下，况廆辅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轻，九命未加，非所以宠异藩翰，敦奖殊勋者也。……将佐等以为宜远遵周室，近准汉初，进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使冀州之人望风向化，廆得祇承诏命，率合诸国，奉辞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专之可也。而廆固执谦光，守节弥高，每诏所加，让动积年，非将佐等所能敦逼。今区区所陈，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实为国计。”陶侃将封抽等上疏上报成帝，并请示可否，但朝议尚未议出结果，咸和八年(333)，慕容廆就去世了。

慕容廆之子慕容皝继位后，东晋依然对慕容

政权屡有封赠。咸和九年(334),成帝“遣谒者徐孟、阎丘幸等持节拜慕容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庾故事。”咸康初(335),又遣使进慕容皝为“征北大将军、幽州牧,领平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增邑万户,持节、都督、单于、公如故。”但始终不是慕容氏理想中的“燕王”。于是,咸康三年(337)冬十月,慕容皝不待“王命”,自称为燕王,正式建立国家,史称前燕。慕容皝设立政府,任命官员,以封弈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阳骛等并为列卿将帅;在地方行政管理上,慕容皝实行侨地本土化,使侨置郡县直接隶属于燕,自此慕容氏政权的性质又一次发生根本变化:由一个地方政权发展为一个由统一行使权力,全面辐射各个郡县的封建王国。但前燕王国这一时期毕竟没有得到东晋王朝正式册封,似乎不够名正言顺。咸康五年(339),慕容燕大败石虎后,慕容皝借遣使赴京师献捷之机,再一次向晋室提出正式封藩之请。虽然在东北出现一个独立的燕国不符合东晋的政治利益,但东晋君臣也清晰地看到此时的慕容燕政权已势力膨胀,今非昔比,又地处绝远,难以制约,在无可奈何中,成帝使兼大鸿胪郭希持节拜慕容侍中、大都督河北诸军事、大将军、燕王,其余官皆如故。

永和四年(348)九月,慕容皝病故。此时的慕容政权经过慕容廆与慕容皝父子两代的惨淡经营,已经兀然崛起于群雄之中,成为北方最强劲的一支势力。永和五年(349),慕容皝之子慕容儁正式即燕王位,晋穆帝司马聃承制“使谒者陈沈拜儁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庾、皝故事。”但是,羽翼已丰、不再需要借晋室之王命以自重的慕容燕政权对东晋的册封已经没有太多兴趣。三年后的永和八年(352),慕容儁称皇帝,建元曰元玺,并仿效中原制度署置百官,追封先祖。当时东晋朝廷遣使诣儁,慕容儁对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至此,慕容燕政权与两晋之间六十余年的臣属关系遂告破裂,前燕完全脱离东晋朝廷,这也标志着慕容氏的封建化过程已经最终完成。

### 三、慕容燕政权与两晋往来的意义

慕容鲜卑能够由一个相对弱小的少数民族游牧部落在群雄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雄踞北方的

一支强大势力,与采取“奉晋正朔”的政治策略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它为慕容燕政权的发展和壮大带来了最大的利益。

首先,奉晋室正朔,可以使慕容燕政权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权,有利于其对辽西局势的控制。慕容廆在西晋初年曾一度抗衡晋王朝中央政权,不待“王命”而出兵征讨宇文鲜卑与夫余,结果遭到晋武帝的武力打击。慕容廆在现实面前迅速调整对晋王朝的策略,奉晋室正朔,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可以说这一策略与汉末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有异曲同工之效,它保证了慕容政权从此尽可以在“勤王”的旗号下合理合法地讨伐诸部、吞并异己,为其建立和完成在东北地区的霸业铺平道路。

其次,奉晋室正朔,也可以广收人望,吸引大批汉族知识分子的归附。慕容廆在西晋时接受晋室的册封,使慕容政权的性质由一个少数民族游牧部落而发展成为东晋地方行政组织,也因此与其他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区别开来,更容易获得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东晋时期更是如此,司马政权偏安江左,尽管只是半壁河山,但在北方汉族人民的文化心理上,依然是中华正统之所居,而东晋“克复神州”、“中兴晋室”的旗号更是牵动着无数中原晋民的故国之思。北方诸多的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在地理上占据着华夏中土,但却无法得到中原百姓心理上的认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慕容政权接受东晋的册封,更可以在文化心理上同汉人协调起来,使得汉族知识分子襁负归之。

最后,与晋王朝的密切往来,使慕容燕政权在学习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同时逐渐改变了本民族社会经济结构,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

### 注 释

《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

《魏书》卷九五《徒河慕容廆传》。

《资治通鉴》卷九“晋建武元年(317年)条”。

《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

《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

责任编辑:薛海波